



刚成为父亲那段时间,我几乎停止了诗歌创作,转而沉浸于地域文化书籍的阅读。最先从报社朋友那里借得一本《哈萨克谚语选》,书中谚语一句一行,颇似诗句,读来有滋有味。我兴致盎然地摘录了上百条与马相关的谚语,其中一句“快马不让人看出它的饥饿,大方的人不让人看出他的贫富”,让我颇为感慨。

带着这份喜爱,我继续深耕书籍。请同事从他的母校新疆大学购得一本新出版的《哈萨克族文化史》,还意外获得了作者苏北海教授的亲笔签名。扉页上“请对本书多提意见”的寄语,令我感动,也生出几分惭愧,硬是挤时间逼自己,将这本四十多万字的著作逐字逐句啃完。尽管收获颇丰,但我对草原文化的认知却依旧停留在纸面上。

随后,我翻阅了中央民族大学博导教授编著的《哈萨克民间文学概论》,试图从民间文艺的角度进一步探寻草原文化的精髓。读到“白天鹅”等民间传说时,如发现“金矿”般激动难抑,当即萌生了创作“白色”长篇系列作品的设想,并着手收集相关书籍和资料。可最终还是迟迟不敢动笔,终究是“眼高手低”,觉得自己尚未具备驾驭这般厚重题材的能力。

调离阿勒泰后,我在乌鲁木齐结识了不少新闻界与文化界的朋友,他们多次鼓动我写些相关作品,但我心里清楚,自己对草原文化的理解既肤浅又零碎,难以成篇。后来,随着读书积累日渐深厚、人生阅历不断增长,我终于壮胆写下《马与哈萨克传统文化——有关马的谚语的解读》一文,主要从马的谚语与民间价值观、审美情趣、道德规范、生活方式、风俗习惯五个维度展开论述。只是,文章写成后,我却失了投稿的勇气,至今仍是一篇未面世的存稿。

“眼高手低”的困扰还体现在书评写作上。有一回,我翻阅新版《哈萨克族历史与文化》,在目录页写下“眉批”：“本书未谈及经济与文化的关系变迁,比如定居,包括定居后人们的生产方式、思想观念的变化等核心议题。”可写完后便抛诸脑后,并未真正下决心将这些零散见解梳理成完整的文章。

2014年底,我将多年来创作的诗歌编辑成集,最初选用发表于《新疆日报》上的短诗《真正的阿肯》作为书名,以表达对“阿肯”这一身份的崇敬。征求自治区文联一位朋友的意见时,他提醒道:“我认识的部分民间语言作家,诗歌影响力不小,却从不敢自称‘真正的阿肯’。”在他的建议下,我反复斟酌,最终将书名改为《我不是阿肯》,然而心中对“阿肯”的执念,始终未曾放下。

如今回想,在阿勒泰工作生活的十八九年里,最深刻的记忆无不与当地农牧民紧密相连。1986年春夏,我在哈巴河县各乡驻点三个多月,开展“两教”验收前的督查工作。那段日子走村入户,深入农牧民家庭,真切目睹了物质与精神贫富对生活的双重影响。1998年冬至1999年春,我到农牧区开展专题调研,频繁进出农牧民搭建的塑料暖圈,在感受棚内刺鼻氨味的同时,也亲身见证了生产方式转变过程中农牧民付出的艰辛,以及羊群在新养殖模式下的“幸福”。

还有一次回阿勒泰走亲访友,在连襟家闲聊时,他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。他长期在基层工作,对语言与生产生活的关联颇有体会:从事农业生产的人,对老鼠十分熟悉,形容人胆子小时常用“胆小如鼠”;但这个说法若直译成哈萨克语就不易被理解——牧羊人习惯说“胆小如兔”,因为草原上的兔子见物就逃;而译成维吾尔语,“鼠”和“兔”都不贴切,得用“胆小如鸡”,因为鸡在他们眼里才是胆怯的象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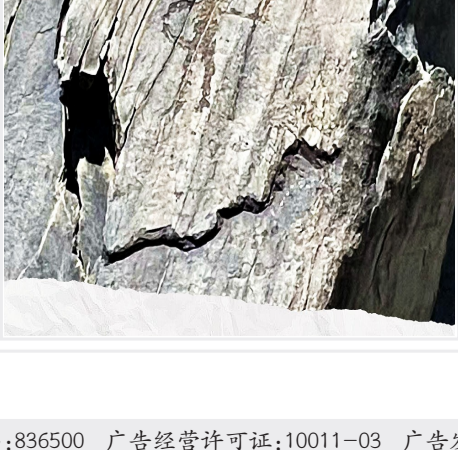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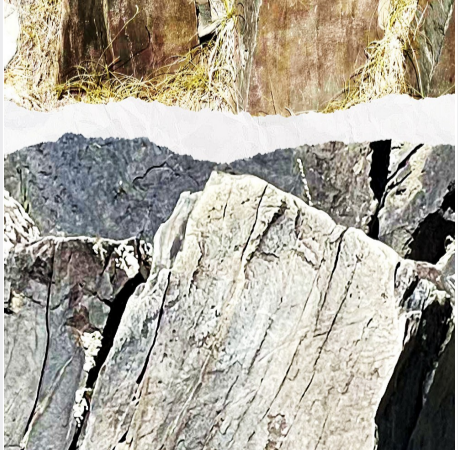
我还听闻,牧民常把刚出生的男孩唤作“牧羊人”,女孩唤作“牧马人”。36年前,我初为人父时,虽不知“牧羊人”“牧马人”的深意,却已对阿勒泰草原文化心生向往,怀揣成为一名“阿肯”的梦想。

从那时至今,我的“草原文化之旅”从未停歇,可一路走来,我总像个“流浪者”,自觉收获寥寥、行囊空空。而每当回到阿尔泰山下、重回那片草原,却又真切感受到——我的行囊,其实早被文化的滋养、生活的感悟和真挚的情谊悄然填满!

金山流水

草原牧歌

李传玺 文图



杜拉特岩画在哪儿?南出新疆阿勒泰市区,从红墩镇街道左折,驰向汗德尕特蒙古族乡。途中路西,两座相隔不远的戈壁丘陵间,许多竖起的岩石块面上刻满了古朴生动的图案。此处距阿勒泰市区仅二十余公里。

阿勒泰,除了阿禾公路沿线、可可托海、五彩滩等知名自然景观,还分布着广袤而密集的岩画群。岩画分岩绘与岩刻两类,其中先民脚踏雪橇、滑雪围猎的岩绘,为阿勒泰奠定了“人类滑雪起源地”的历史定位。“雪都”美誉,更为这里的滑雪场平添了别处难寻的文化底蕴。

在阿勒泰岩画中,最著名的当属汗德尕特蒙古族乡敦德布拉克的《滑雪围猎图》——阿勒泰博物馆特为其辟有独立展厅。相形之下,其他岩画则少人问津。即便如杜拉特岩画,虽离市区不远、路况畅通,两座丘陵前均立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颁发的“重要文物保护单位”标识,却依旧鲜为人知。我们由一位当地朋友带领前往,他因常年养护公路,故而熟知此处。夏季的阿勒泰,热门景点人满为患,而我们到访时,这里空无一人,唯有风声掠过戈壁,裹挟着千年的寂寥。

世上诸多岩画多藏于洞穴深处,甚至洞顶,比如法国拉斯科岩画,其深邃令人不解:先民为何在此作画?在工具原始的年代,又如何完成?杜拉特岩画却截然不同——它完全裸露于山坡之上,并非刻于高崖绝壁,而是散布在缓坡间的一丛丛“石花”。这些岩石大多不高,许多不及人身,根部相互牵连,露出地表的部分呈炸裂状。想必是为了创作方便,先民选择了坡底“石花”中稍大的平整岩面,用尖状物敲凿或篆刻出一幅幅鲜活的画面。

动物,准确而言是先民放牧的牲畜,是岩画的绝对主角。牛羊马驴,跃然石上,栩栩如生。先民深谙提炼核心特征之道——比如:鹿的长角被重点刻画,尤以雄鹿为甚,昂首挺立,“王冠”般的鹿角傲然舒展,尽显凛然之气;羊的弯角饱满圆润,极具辨识度;牛角粗壮有力,身躯肥硕,尾巴张开,头颅低垂,俨然一副以锐角抵御来犯之敌的守护姿态。关于牛的刻画,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一处精妙细节。我后来在阿勒泰一书摊淘得一本1996年出版的《中国阿尔泰山草原岩画》,书中记载了一幅典型的杜拉特岩画(牛图):“雕刻了动物身体的轮廓线,内部布以粗线条,表现出透视效果,并以夸张手法刻画牛的吻部,牛角形态亦有变化,同样带有夸张意味。”骆驼,则突出长颈与驼峰,颈下以写实手法刻满细密绒毛,更令人称奇的是,岩画中还出现了罕见的三峰骆驼——两座大驼峰间夹着一个小巧的,造型别致。至于马的形象尤为灵动,躯干修长、四肢挺拔,或静立或奔腾,尽显神采。

画面中的人物同样鲜活立体:有的站在动物身旁,有的手持弓箭或棍棒,有的骑于马上——马已配有缰绳,骑手一手牵拉,却未见马鞍、马镫,双脚悬于马腹之下,足见其骑术精湛。人与动物的和谐共生,让人类成为画面的主宰与灵魂,先民心中的主体意识已然清晰“升起”。

最精彩的,莫过于北部丘陵北侧的一方岩画。它原是一整块岩石,历经风雨,从上而下裂为三块,部分已然崩缺,但拼合后,仍能窥见一幅宏大的《放牧图》——画面中,密密麻麻刻满了先民驯养的牲畜,因图案密集,采用了类似“简笔画”的画法:一横为躯干,两竖或四竖指代四肢,仅对核心特征稍作夸张勾勒,令人清晰可辨。

按常理,我们习惯从左往右赏析:左边石块左半部已缺,仍可辨七个图案,最左为一个站立的人形,其余六个自上而下排列,一只大角鹿尤为醒目,人形前似有一牧羊犬。中间石块如普通窗户大小,竟挤下三十多个图案,乍看纷乱,实则有序——上方立一人,下方大致竖分四行,多为向左行进的羊群,间杂几头鹿,右上方另一人持棒,似在引导;右侧石块图案稍显疏朗,虽以简笔为主,但部分动物躯体采用磨刻手法,多了几分写实。

两座小丘前,一条小溪潺潺流淌,清澈见底。它并非某条河流的支流,而是红墩与汗德尕特之间那道沙梁的渗水汇聚而成。今年六月至七月末,几乎没有下过雨,天干地燥,戈壁上许多植物叶片焦枯卷曲,唯这条小溪依旧汨汨不息。在北部丘陵前的小溪东岸,竟挺立着两棵参天白桦,绿荫浓密,挺拔飘逸。小溪虽小,却在丘陵低处滋养了一片茵茵绿地——放眼四周,戈壁热浪翻涌,而这两棵树,这条溪与这片绿地,瞬间让人心与天地一同熨帖下来。绿地上,牛羊散放,神态悠然低头食草,一派宁静祥和的田园风光。

这幅岩画所描绘的,想必正是先民的日常放牧场景:一群牛羊马鹿或转场而来,或值日暮时分归圈,牧人一边警惕地防止牲畜走失,一边安抚驯导。望着眼前富足祥和的景象,牧人欣慰不已,甚或倍感自豪,于是拿起尖状物,在身旁岩面上细细篆刻起来——他真的将这份美好完整地留存于后世。

这时,我萌生一念——以杜拉特岩画为代表的阿勒泰戈壁岩画,或许是先民满怀喜悦之情,用简洁笔触为富足生活写就的“草原牧歌”。随着迁徙的队伍,这“牧歌”以岩画为载体,在阿勒泰大地代代流传。

在北部丘陵左山脚的一处岩面上,还刻有奇特图案:粗看形似繁体“华”字,细品却是一棵根深叶茂的粗壮大树——下部一横代表广袤大地,中间一竖穿透此横,象征扎根沃野;上方横竖交织的线条仿若繁密枝叶。想必当年的刻画者,在完成《放牧图》后,仰望眼前浓荫,心向往之,于是,这棵大树的岩画诞生了。

真想穿越千年时光,当面问问那位无名匠人:您“笔”下的生灵,是否承载着对生活的期盼?您篆刻的线条,是否藏着未说尽的故事?

离别“三剑客”

刘妍

《诗经》有云:“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。”节气“立冬”一过,“小雪”便近在眼前。“蒹葭”一词略显文绉绉,实则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芦苇。提及芦苇,很多人第一反应便是家喻户晓的电影《铁道游击队》中,那片让人印象深刻的芦苇荡——一望无边,若隐若现,藏人,事算小的。

而我要说的芦苇,不在中原,而在西北之北的阿勒泰。这里有额尔齐斯河、乌伦古湖等水域滋养,湿地的存在便顺理成章。不要小瞧这傍水而生的湿地,它远不止是“湿润,或有水的土地”那么简单。湿地的存在,让更多植物、动物、微生物有了依靠、有了庇护,有了生生绵延的沃土。

夏季的哈巴河湿地生机盎然,鸢鱼跃草、草长莺飞……与人们对西北“干涸贫瘠”的固有印象截然不同,称其为“小江南”,实不为过。因水而生的芦苇,在植物分类学中归为禾本科,芦苇属。它其貌不扬,并非色彩靓丽、讨喜的植物——乍一看杂乱无章,再看颜色暗沉,再见,基本会忽略。不起眼,有不起眼的妙处,野蛮生长,反倒合情合理。芦苇的花期多在8月至12月,此地特殊,仅集中在6月至8月。花期一过,便灰头土脸有余,基本凋谢殆尽。

在古诗词中,与芦苇共抒离情、同寄愁思的,还有荻和蒲苇。“浔阳江头夜送客,枫叶荻花秋瑟瑟。”白居易《琵琶行》中的荻花,实为植物荻的果穗,细长如发,风里摇曳,十分惹眼。“蒲苇初如丝,譬石无转移。”《孔雀东南飞》中的蒲苇,则更显恣意与坚韧。说到蒲苇,这可比荻张扬、夸张得多——花穗蓬蓬松松、团团簇簇,又白又大,少了几分含蓄矜持,多了些浪漫肆意。在水岸湿地,芦苇、荻与蒲苇是名副其实的“一家人”,同属禾本科,也常伴离人。古时交通多走水路,人们在岸边送行离别之际,纵使千言万语、离愁别绪,也终难逃“送君千里,终须一别”的宿命。这些常见的禾本植物,便成了托物言志、借景抒情的“好帮手”。植物本有生命,而芦苇、荻与蒲苇,无意中被人赋予了情感与具象,渐成中国文化中象征思念与哀愁的特殊符号——离别“三剑客”。

哈巴河的春天稍纵即逝,来不及停下脚步,更不会磨磨唧唧,儿女情长、多愁善感。一低头,再抬头,秋色已降临。离别“三剑客”,此时正本色出演,闹腾欢乐,渐行渐远,朋友间来不及道声珍重,重逢已是期待中。

一场突如其来地暴雪,向“三剑客”发出寒冬的问候。重逢的意义在于离别,而相聚的情绪底色,早已刻入它们的记忆。冰雪覆盖下的“三剑客”,既孤独,又独立。美学大家宗白华在《宋四家词选》中引用周济(周止庵)之言:“空则灵气往来,实则精力弥满。”漫长冬季里的离别“三剑客”或正应了《简·爱》中的名言,“我越是孤独,越没有朋友,越没有支持,我就越尊重我自己。”当“三剑客”的信仰中注入这般豪情壮志,春天还会久远吗?

植物如此,人亦同理。

喜忧参半冰箱贴

杨建英

购物清单上的“新宠”

送儿子去外省上学,我趁机四处转转。本打算欣赏美景、品尝美食之余,挑几样有特色的纪念品,也算不虚此行。结果却空手而归,啥也没买。原因倒也简单:那些看似琳琅满目的文创产品,仔细一端详,其实大同小异。其中,冰箱贴占了绝大多数——少则摆满一柜台,多则铺满整面墙。看得人眼花缭乱,兴致反倒没了,最后一个也没要。

没想到时代发展到今天,冰箱居然也能“风光”一回。过去家电里的“头把交椅”,非电视机莫属。想当年,谁家要是有一台电视机,那可了不得。不仅得摆在堂屋正中央(那地方从前是供奉祖宗牌位的),与其说是“摆”,不如说是“供”。电视机之后流行起来的是洗衣机,毕竟吃饭穿衣是人生头等大事。但不管怎么排,电冰箱都轮不上号。冰箱原本只是存放剩饭剩菜的家什,在那个年代,省吃俭用买冰箱,等同于“借钱买钱包”——都是缺心眼儿的行为。

如今生活条件好了,没人再把电冰箱当稀罕物,可冰箱贴的火爆却让“箱因贴贵”,一下子又把冰箱拉回了人们的视野。冰箱能再度走红,全靠它那洁净素雅的箱门。不知是哪位有心人发现了这方空间,让它成了展示地域文化的绝佳阵地。于是,各式各样、材质各异的冰箱贴应运而生,迅速走红,成了许多消费者购物清单上的“新宠”。

小物件里的“大世界”

冰箱贴的流行,并非偶然。首先在于它出色的装饰功能。冰箱作为厨房乃至全家的重要电器,外观往往单调。冰箱贴的出现,恰好为这方“空白画布”添了色彩。从卡通形象到风景图案,从复古艺术到潮流元素,风格应有尽有,契合不同人的审美需求,成了家居中一道亮丽的风景。其次,它还非常实用。日常生活中,总有些需要随手记录的小事:购物清单、备忘提醒、孩子的课程表……冰箱贴能轻松固定便签,忙碌时一眼就能看到,成了居家生活中的贴心助手。更重要的是,冰箱贴也折射出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追求与情感寄托的需要。它可以是一个家庭的温暖象征,承载亲人之间的关爱;也可以是个人旅行的印记,记录走过的山山水水。这份难以用金钱衡量的情感温度,正是它持续走红的内在动力。

总而言之,冰箱贴的走红,是装饰需求、实用功能、社交传播与情感共鸣共同作用的结果。这枚小物件,正以其独特方式在人们的生活中“发光发热”,成为现代家居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
流行背后的隐忧

冰箱贴虽好,过度使用或选择不当,也可能带来问题。首先是视觉杂乱。当冰箱表面被密密麻麻、风格各异的贴片覆盖,原本简洁的外观会变得拥挤不堪。过多色彩与图案交织,不仅难以带来美感,还可能引起视觉疲劳,甚至破坏家居整体格调。其次,可能影响冰箱运行。冰箱需要良好的散热环境,而大量贴片紧密附着在门面上,会阻碍热量释放,进而影响制冷效率。此外,还存在安全隐患。部分质量欠佳的冰箱贴可能使用劣质材料,含有甲醛、苯等有害物质。它们长期贴在冰箱表面,尤其在温度较高的厨房,有害物质易挥发,影响室内空气质量,威胁家人健康。

看来,凡事需一分为二地看待。而对于文创从业者而言,不妨在创新与文化深度上多下些功夫,让这枚小物件真正承载起地域特色与文化价值,既满足消费者需求,也让文创产品真正“活”起来。